



林遐散文选

林 遐 散 文 选

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169

林遐散文选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3毫米32开本 8.25印张 1插图170,000字

1979年5月第1版 197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0册

书号 10111·1162 定价 0.72元

目 录

大海	1
海滨城市	5
司机	9
姐妹	13
小城的欢乐	19
风雷小记	23
赶海	27
秋颂	32
探山	37
生日	46
手册	54
无言	60
阳光满院	66
小镇	71
墟晚	79
晨溪	84
娘妈诞	89
输赢	95
果林秋	99
牧歌	105
迷人的路	112

花溪街记	119
暮雨	125
犁耕学问	129
北行书简	133
水布	138
落日	143
撑渡阿婷	148
桐林深处	154
新居	161
惜别	169
开会	176
火的怀念	182
生死	189
桥的联想	197
二潭记	202
首都春讯	208
洛阳书简	214
单纯	222
挂画	226
任怨	232
孩子	236
窗外的船	240
要强	247
赞美	255

大 海

早晨，一醒来，睁开眼睛就看见万里无边的大海了。

是你，这样辽阔，这样深邃，这样激越，这样自由。

我们是阔别了十几年的老朋友了。没错，你一切还都是老样子。

昨天夜里，你把我从梦中摇醒了，你为什么发怒呢？你想把我们的船掀翻吗？你想把我们的船吹出它们的航线吗？你想把我们吹到一座遥远的荒山上去做鲁滨孙吗？

不，也许你想把我的小房舱的门扉敲打开来做客吧？你敲打着，用你的特有的规律的声响，用你千万只白色的手掌。你是那样的执拗，你是那样的不肯罢休。还是以前那样的老脾气呵！

我正在做陆地上的梦呢，你就来了。你把我的茶杯从茶几上摇落；你把我的衣服从衣架上摇落；你也想把我从我的床上摇落吧？嗨，你未免太没礼貌了。

我从床上起来，趴在窗口，掀起窗帘，往外看你。你浴

在月光下面，象万条银蛇，飞舞奔窜；你把你珍珠一样的水粒摇到舱面上来。我多么想打开窗子，打开门扉，走出去，站在月光下，和你会唔呵！可是，你在发脾气，摇的我的心紧紧地，我只能在房舱里小声儿，无限深情地向你说一声：呵，我们又重逢了！

海，我的老朋友！你使我想起很多事情。你使我想起了我的充满了屈辱和愤怒的苦难的过去。

十几年前，我才十几岁，我跟着老板航行在你的怀抱里，到一个半岛上去求生存，去找出路。他坐在头等舱里，而把我象货物一样，放在甲板上的布棚下。我还记得，在船靠上一个口岸时，一个老父亲带着一个小姑娘到船上来卖唱。老父亲拉着凄厉的胡琴，小姑娘用颤抖的声音在唱：“昨夜晚，吃酒醉，和衣而卧……”她的年龄多么象我的年龄呵，她的声音里的“泪”多么象我眼里的泪呵！我不知道为什么竟失声地哭了起来，哭得那样悲哀，那样不能抑止。我在哭什么呢？我在哭我的遭遇吧，我在哭我的渺茫的前途吧，我在哭我远离开母亲和故乡吧，也许在我的小小心灵里，在哭祖国的贫困和人民不幸的命运！

在船上，成天落着雨。你为什么那么无情，总是用冰冷的手把带咸味的水掀到甲板上来；我的衣服被掀湿了，就是连头发也湿淋淋的了。可是头等舱里，灯红酒绿，乐声悠扬，那些紫铜栏杆，擦得锃明瓦亮的。门关得紧紧的。他们不肯打开门，怕的是我们的脏鞋弄脏了蜡油打得泛光的地板。嗨，

我的老朋友，就在你身旁我上了人生的第一课，我的心里生长出阶级的仇恨。

我又想起我的另一次航行。那时候，民族解放的烽火燃烧起来了，我再不能忍耐那奴隶一样的生活。于是，我出走了。我要通过敌占区，到自由的解放天地里去。我曾激昂地想过：或者是把生命的意义提炼到最高度；或者是把生命贡献出来，为了祖国，也为了我自己。因此，我又一次航行在你的怀抱里了。

我们几个人睡在一条船的货舱的铁板上，大家睡不着的时候就谈着各种各样使人气愤又使人警惕的事。有人说：当船靠岸时，鬼子们叫人站成一个圆圈，机关枪对准人们。一个人因为带了一把割纸的小刀，他们怀疑这些上岸的人有“阴谋”，用机关枪把这些人统统给扫射死了；尸首扔在海里。有人说：有一个青年人因为带着一支钢笔，被认为有“危险思想”，被装在麻袋里扔到海里。我忍受不了这种窒息，好象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燃烧，我于是总是跑到甲板上去看你，去看你自由的浪花，去看你磅礴的气魄。有时候，不管风吹，不管雨淋，我看着你，我思索着。我说：海呵，叫我们的国家，叫我们的民族，也象你一样的自由吧！

在船只驶入港岸以前，我把我带在身边的几本《文艺阵地》统统地撕成一条条的，扔在你的怀里。我把它们撕成一只只的海鸥，然后又一只只地放出去。我心里说：飞吧，这些自由的思想，象海鸥一样地飞吧，飞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去。

当我看到鬼子兵在岸上架着机关枪等着检查时，我上岸了。海，我的老朋友，你知道我当时多么深情地向你做了最后的一瞥。我心里想：也许是最后一次看见海了。

但是，我们今天又重逢了。当我听到你的呼啸，看到了你的容貌时，我是多么激动呵！于是，我不能不想起那痛苦的过去。这，正是因为我们的祖国早已经象你一样的自由了，而且在一日千里地向着更高峰推进了。而我呢，我今天是要去拜访那些新建立起来的港口；去拜访那摆脱了悲惨命运的渔民。我要歌颂他们。普希金没有歌颂过他们；海涅没有歌颂过他们；郎弗罗也没有歌颂过他们。因为他们的天才没有办法超越时代。

朝阳从你和天空的缝隙中钻出来了，它照红了船，照红了你的波浪，多少人带着惊奇而又欢愉的神情来看这海上的日出呵！他们赞美着，他们欢呼着，一只熟悉的歌，唱起来了，先是孩子唱，然后大人跟着唱，最后就成了大合唱了。《东方红》的歌声响彻云霄。

但是，你为什么老是不安静，老是这样的吵来吵去？是不耐烦我唠唠叨叨的叙说吗？那么，你讲吧，温柔一点儿，我的老朋友，在这美妙的时刻，不要讲过去的悲惨，只是讲今天的欢乐。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日南海上

海 滨 城 市

这是一座海滨城市，它被大海包围着。走下一条街，就可以看见汪洋的大海。真是海天一色呐！在海天交界的水平线上，有棕色的帆船，有银色的军舰，有白色的、灰色的海鸥，还有和海鸥一样颜色的云朵。

早晨，这些帆船，这些军舰，这些海鸥，这些云朵，都被太阳镀上了一层金黄的颜色。帆船上的渔夫，军舰上的水兵，他们的脸，他们的胳膊，也都落在金黄色的网络里。

海与城市的交界线是一片沙滩。沙滩上有着各种颜色和各種花纹的贝壳。孩子们对贝壳已经司空见惯，不去理睬，于是贝壳寂寞地躺在那里。它做着海洋的梦，希望黄昏潮来把它带回大海，去找寻它的伙伴。沙滩边上时不时有小船靠岸，满载着银色的鱼，青色的虾蟹，有时候也有几个金黄色的海螺。船才一靠岸，就有人担着担子抢上前去，他们把这些“海鲜”担到市场上去，供人选择。

每一天，这小城市都是从海上、从海边开始它的生活。

小城里每一个庭院里都有很多树。有相思树，有椰子树，尤加利树，凤凰树，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树。初夏，尤加利树飘散着香味，飘得满街满院都是；凤凰树开了花，开得那么热闹，那么灿烂；乍看去，这座小城象是被从天际飘落来的片片红云笼罩住了。花开得太美丽了，使人不禁想起许多缥缈的、童话一样的、带着浪漫气息的故事。

小城的花园更美。里面有无数棵象北京龙爪槐一样的小叶榕，树的叶子密得连风丝儿都不透，夜里躺在它下面仰望天空，看不见一颗星星，真象是张在花园里的绿绒一样的天幕。天幕下面可以避太阳、遮风雨。在那里摆着石凳，年轻的母亲们把石凳做自己孩子的摇篮，忙了一天工作的人们把它作无上的憩地。假日、下班时候，石凳上坐满了人，青年人谈理想，谈爱情，老年人讲古谈今。

小城的街道是异常整洁的。不是沥青的，就是用沙滩上的沙铺成的。铺得那么厚，那么匀称，踩上去，咯吱咯吱地响，象是踩在沙滩上往大海里走去一样。小城的居民打扫街道几年来已养成习惯，每当夜里或清晨，他们把自己住的附近打扫得异常干净，连一枚落叶甚至都不遗留。于是，凑起来，就是一条条整洁的街了，就是一座整洁的海滨城市了。

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往昔。这座小城市的往昔是痛苦的。

旧社会曾给这座小城市涂了数不清的颜色。这些颜色是肮脏的。过去，这里有数不清的烟馆，有数不清的赌馆，有数不清的妓女。而这些特殊的行业又掌握在几个有钱有势有背景的人的手里。他们象蚊虫一样，象蚂蟥一样，吸取渔民的血，吞食渔民的生命，甚至比反复无情的大海还厉害。现在，所有这些都被人民的“海”冲走了，再看不出有一丝痕迹。

帝国主义者曾在这里强夺掠夺过。现在留下来的只是他们用人民血汗盖起来的楼房。这些洋房，有黄色的，有白色的，象是童话里的宫殿一样。现在，这些宫殿为人民所占有了。有的成了人民医院，有的成了工人俱乐部。五一节的晚上，这里曾开了舞会，参加舞会的是造船厂工人、渔具厂工人、手工业工人、干部、服务业人员。音乐是健康的，舞蹈的旋律是健康的。想起那些侵略者、压榨者，曾在这里胡作非为，再看到今天这一景象，不禁使人微笑。

人们说：最能显示这小城市特色的是黄昏，尤其是远航的渔民回来了，出现在街头的时候。

渔民们才从海上回来，就在太阳西斜的当儿进城来了。他们的身上还散发着海洋的咸味；他们的面孔，胳膊，胸膛，曾浴过北部湾的雨，栉过北部湾的风，晒过北部湾的太阳。浑身上下都泛着健康的古铜色，只有牙齿是白的，眼球是白的。

他们有的穿着整齐，象是过什么节日一样，两三个月的海上生活，这小城市显得对他们有些陌生，他们走起路来也有点儿拘谨。

他们也有的敞开胸怀，把他们古铜色的胸膛袒露着，满不在乎地，吹着口哨，哼着小调，象是故意似的，又象是被大海养成特有性格的表现似的，歪歪扭扭地走着。

他们是成群成伙到这小城市里来的。但是来了以后，马上就离散了，象是大海里的浪花撞在岩石上或沙滩上一样。他们有的径直撞入新华书店，问有什么新书；有的先跑到电影院，订好了晚场七点半的《上甘岭》的票子；有的到百货公司买一筒牙膏，买一条新花色的毛巾，买一件丝织品的衬衫；有的挤入理发店，理一理过长的头发，修饰一下面容，使自己今晚更年青；有的就坐在食堂里的竹椅上，悠闲地吸着烟，饮着浓茶，考虑着叫一个可口的菜。

这些渔民，使这个小城市更活泼，更年青，更有生气。

夜幕降临，繁星满天的当儿，小城市电影院里放出了《上甘岭》，影片里“指导员！指导员！”的喊声，然后是哭声，然后是静穆庄严而又悲哀的音乐，从影院里飞出，飘散到小城市每一个角落，飘散到大海，飘散到每一个人的心里。

于是，人们的心里联想起这座滨海城市的今昔。心里有悲哀的泪，也有欢愉的泪。

音乐也照亮了人们的心。使人更奋发，更想前进。

一九五七年五月于北海

司 机

由湛江到北海的长途汽车到八点半就应该开车了，可是八点四十分还没有见司机的影儿。

在人们的责问声中，司机来了。他一来，就嚷：“超载了。出了事故我不负责任。”旅客看他那股神气，都想：这车子抛锚是抛定了。

我定睛看司机时，小个子，高额角，高颧骨，脸黑黑的，有稀疏的大个麻子。他一踏进车里来，就先用眼睛扫了一下全车乘客，象是责备大家又象是说给自己听似的：“真奇怪，昨天那么少人，今天却这么挤！”有人等得正没好气，刚要回驳他，他却又象司令员一样的说话了：“坐好！开车了！”

车奔驰起来，从侧面看他，颧骨显得更高了，嘴巴闭得紧紧的，稀疏的大麻子也象在脸上绷得更大。

刚要开出湛江市时，公路中央有一只猪慢条斯理地走着。他一边掀喇叭，一边迅速地绕了过去。紧接着就骂了出来：“为什么不把它车死，车死省得割。”听上去，象是在开玩笑。

笑，但他的脸却仍旧绷得紧紧的，两只眼专注地瞪视着前方，——公路正赶上一个大转弯。

开始时大家怕他不负责任的那种担心，看来是有点多余了。

这时候，后面追上来一辆大卡车，那辆大卡车上的大喇叭一个劲儿呜呜地响，要我们让路。司机好象没有听见，嘴抿得更紧，两只手用力地把着方向盘，开大了油门，在公路上急促跑了起来。显然，他不想叫后面的车开过去。我想：这个人还有点儿个人英雄主义呢！

可是，后面的大卡车是空车，它终于在公路最宽绰的地方把我们赶过了。大卡车上的司机还故意回了回头，把大喇叭掀得震天价响，向我们的司机示威。很大的灰尘飞扬起来，从车窗钻进车里。这时我们的司机可忍不住了：“忙什么？去跳江！去奔丧！”

看起来，司机是个又倔强又急躁的人。

在过渡口的时候，他卸下了工作，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而且风趣横生了。他看见那辆大卡车停在岸上也在等渡船，不由得笑了起来：“我们当你早到了北海呢，闹了半天也在这里等船，看起来大卡车没桥也过不了河呵！”说完，他开心地笑了。不知为什么，旅客们也都会心地跟着笑了。

之后，他坐在古渡口的亭子上讲起他走过的地方来。他讲厦门用石头垒起来的桥多么好，把车子开过去还认为是走在公路上呢。他又讲他在惠州西湖划船，认为满有把握，但其实不然，划起来，船只是团团转，人家划的船却一个劲地

前进。讲完了，他得出一条结论：看起来，划船和开汽车完全是两回事。他所讲述的事情很简单，但是大家都喜欢他那种快乐的神气。听着听着，把等渡船的焦急情绪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过了渡口，再开车的时候，有些人试着继续和他攀谈。但是他只用手指指车上的“开车时禁止与司机谈话”的洋磁牌，一句话也不说。这时人们才注意到在那块洋磁牌旁边还有一个镜框，里面镶着省交通厅颁发的安全行车多少万公里的奖状。

一只狗突然从路旁树林里斜刺跑过，他猛地一下子煞住了车，爆出了一句：“丢那妈！”

这以后，他又一句话不说了。天不知什么时候淅淅沥沥下起雨来。他没有把擦雨针打开，只是眼睛尖利地瞪视着前方，嘴抿得更紧，颧骨更高。

雨下得越来越大，他突然把车停住了。大家心里想：这下子大概抛锚了。只见他很迅速地跑下车，爬到车顶上去。原来他是检查雨布盖得好不好，大家的行李有没有被雨淋湿。他回来的时候，浑身上下都湿透了，他只是把头发擦干，上衣脱了下来，马上又把车子开动了。大家的感激眼光他没有看到。他一直看着前面，这时候，公路被白茫茫的雨柱弄得更模糊了。

车开到了北海，他一下车，又有说有笑起来。他一面说笑着，一面帮旅客从车顶上卸行李。

这时候，已经雨过天晴，当我从他的手里接过我那包响干响干的行李时，我很想握一握他的手，对他说两句感激的

话。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来得及，他又攀到车顶去为另一个旅客取行李了。

我走出车站时，禁不住一步一回头地望他。

一九五七年五月于北海

